

中國文學精華

魏叔子文鈔

王均卿選本

民國廿五年
民國三十一年

發行
二版

中國文學精華
魏叔子文鈔 (全一冊)

◎

實價國幣四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新編

選輯者 王文濡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上海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
總發行處 昆明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(一〇六二四)

魏叔子文鈔

目次

論說

陳勝論	一
留侯論	三
鼂錯論	五
阮籍論	九
高允論	一一
宋論上	一二
宋論下	一五
雋不疑論	一七

續縱囚論	二〇
------	----

劉知遠論	二二
------	----

續朋黨論	二三
------	----

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	二五
-------------	----

序跋

十國春秋序	二七
-------	----

殉節錄序	三〇
------	----

端友集後序	三一
-------	----

彭躬庵文集序	三三
--------	----

涂宜振史論序	三五
--------	----

涂子山空青集敘·····	三七	西湖近詠題詞·····	五八
論世堂文集敘·····	三八	傳記	
信芳齋文敘·····	四〇	江天一傳·····	五九
鄭禮部集序·····	四一	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傳·····	六六
危習生遺詩敘·····	四三	明遺臣姜公傳·····	七四
一石山房詩敘·····	四五	大鐵椎傳·····	八〇
漑堂續集敘·····	四六	文本屏記·····	八三
閔賓連游廬山詩敘·····	四八	翠微峯記·····	八五
初蓉閣詩敘·····	五〇	孫豹人像記·····	八七
陳文長畫竹冊敘·····	五二	重建平山堂記·····	八九
桃花源圖跋·····	五三	燎衣圖記·····	九一
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·····	五五	白渡汎舟記·····	九三

魏叔子文鈔

王均卿先生選本

論說

陳勝論

古今發天下之大難，成天下之大功者，必有人爲之謀主；謀主立而羣才有所憑輾而進。自商周之初，下至秦漢之際，五胡十國，分崩割據，莫不皆然。陳勝起戍卒，首發大難，除秦之暴，其功當王天下；然不久敗亡者，恃甲兵之衆，攻城略地之易，不知求賢以自輔，而無謀主故也。

天下無時不生才，世亂才益多；然用之各有其時所宜。司馬德操曰：『儒生俗吏，不識時務。』吾嘗以爲豪傑犯難特起，與人臣當國家之變，轉敗而爲功，其人才不足用者蓋數輩：文章名譽之人，浮言無實；肉食之家，科名之士，多鄙夫；遺

老舊臣，守常理，拘常格，而不知變；高節篤行者，堅僻迂疎，遺忽世務，不切於用。故草創顛危之際，率多右戰功，尊武臣。且夫攻城略地，以取天下，此固兵強馬壯者之事。然天下之勢，攻取有先後，激勸名義有機，立國之遠，且大者有規模，求賢有道，而得民心有術，此則非武臣之所能及也。惟明主知其然，故封賞必先武臣，而深謀大計，則必求天下之俊傑以爲謀主；譬猶運車者之必衷其軸，而使舟者把其柁；柁定則帆檣篙師櫓工各奏其能，軸堅則三十六輻皆附。是故謀主立而羣才輳者，自然之勢也。勝反其道，而何以成功？

或謂天道後起者勝，涉首難，故無成。按二世元年七月，陳勝、吳廣起兵於蕘，九月，劉邦起兵於沛，項梁起兵於吳，秦積暴，二世尤甚，起兵誅之，非無故發難，以毒天下者比；而劉項之起，相後僅二月，其去首難者幾何！當是時，沛公最得士，故終有天下。項氏得一范增，不能盡其用，故幾成而敗。其他田氏、韓氏、趙氏之屬，皆無豪傑爲之謀主，旋起旋滅，或終爲臣虜，固不足怪。勝所始造謀者，獨恃一吳廣；

而廣小器鄙夫，未幾叛勝。孔鮒張耳，中材之士，勝得之謀且不能用，此勝之所以不成者。嗚呼！可鑒也。

門人王宏極曰：格力勁拔，而極馳驟頓挫之妙。

門人梁份曰：是往古來今，英雄豎子，所以成敗大樞紐，大龜鑒，無踰於此，不差毫髮，非徒文字工也。

留侯論

客問魏子曰：『或曰：子房弟死不葬，以求報韓；既擊始皇博浪沙中，終輔漢滅秦，似矣。韓王成既殺，酈生說漢立六國後，而子房沮之，何也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，非也。』

魏子曰：噫！是烏足知子房哉！——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讐者，其子父事之，而助之以滅其讐，豈得爲非孝子哉？——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，則報韓之讐，而

已矣。天下之能報韓讐者，莫如漢。漢既滅秦，而羽殺韓王，是子房之讐，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。六國立，則漢不興；漢不興，則楚不滅；楚不滅，則六國終滅於楚。夫立六國，損於漢，無益於韓；不立六國，則漢可興，楚可滅，而韓之讐以報。故子房之志決矣。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，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；而韓卒以夷滅，韓之爲國，與漢之爲天下，子房辨之明矣。

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，勸羽急擊之，非不忠於所事，而人或笑以爲愚。且夫天下——公器，非一人一姓之私也。天爲民而立君，故能救生民於水火，則天以爲子，而天下戴之以爲父。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，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，故漢必不可以不輔。—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，孔子尊周，而孟子游說列國，惓惓於齊梁之君，教之以王。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，主天下而朝諸侯；周卒不能，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。天生子房，以爲天下也。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，爲范增之所爲乎？亦已過矣。

邱邦士曰：本欲發留侯當輔漢，須將輔漢與報韓說得關係，則輔漢一段大議，可盡意放論矣。此文字中關鍵處。

溫伯芳曰：「爲韓報讐」，史記四字，寫得子房心事明白，原非爲必立韓後也。其勸立韓王成者，亦事項時事耳。則知子房待漢之心，不等於待項之心矣。其文尤似子由古史論。

陳元孝曰：深識偉論，關係古今大義大計，非獨留侯知己也。議論高出子瞻，而筆力正足相敵。

鼂錯論

漢景帝時，諸侯王國強大，御史大夫鼂錯患之。會吳王濞欲作亂，錯請削諸王地，曰：『削之，反；不削，亦反。削之，反速，禍小；不削，反遲，禍大。』於是楚王戊以私姦服舍，議誅之，而削東海郡；膠西王卬以賣爵削六縣；趙王辟疆以前罪削常山。

郡及削吳豫章會稽，滂遂舉兵反，以誅錯爲名，而連六國攻漢，天下騷動。錯亦以此誅死。蘇氏曰：『七國之難，錯蓋能發之，而不能收之。夫錯欲使已居守，而天子自將，此袁盎之讒所以得行也。』

魏子曰：『錯豈獨不能收哉？其發之蓋已亡術矣。錯縱自將，未必能有功如亞夫。錯有功而無故發天下之難，亦不可謂無罪。』夫錯削七國，是矣；其所以削之術，則非也。——昔者禹治水，以爲天下之水莫悍於河，自洛納華陰而上，有高山巨壑爲之防，故雖鑿龍門以通之，而不憂其潰決。陸以下，地愈平而水愈盛，則不得不播爲九河，以殺其勢。何者？力合則難禦，勢分則易制也。——是故離其交而乘其敝，緩其謀而分其力，秦之并六國，漢之蹙楚，莫不由此；未聞有欲謀其人，顧先聲以動之，而激之以合其黨者也。然則錯用賈誼衆建諸侯之策，若主父偃者，其可乎？曰：七國疆屬多尊親，雖建此策不行，且其勢亦有所不及也。

吾謂當漢景之初，惟吳逆形頗著，其餘諸王，初未嘗有叛志。爲錯計者，當使

帝寬以全諸王，而密以謀吳；膠西楚趙之奸，悉置不問，重禮以尊顯其賢者，而厚賞賜以撫其餘，璽書勞問，不絕於途，使天下曉然見天子親親之仁；其邊吳要害之地，擇將練兵，陰爲之備，以扼其變，而時以吳王過失爲家人言，布於列國；如是，吳終不悛，則誦言其罪，明天子所以曲赦吳者，宣示兵威，以告諸王，使天下盡知漢直吳曲，則吳必孤立而無與；然後以大軍臨其地，赦其國內臣民將士之脅從者；夫必有縛漚而至矣。當此之時，除漚之國，而以小邑侯漚之子；於是下詔諸王曰：『漚親爲高帝兒子，危亂宗國，自取滅亡，朕甚哀之！朕念諸王秉德懷義，爲國藩屏，得毋爲他日子孫計乎？夫地大兵強，則易生亂；生亂則必如漚而滅其宗。諸侯王其各推封子弟，使子弟人有分土，毋或爲非，是諸王永保祿祚，與國無疆也。』夫聳以滅吳之威，而開以世享之利，諸侯王欣然樂從，此不待再計而決者矣。錯不知出此，而亂國亡身，爲天下笑。遂使後世忠臣義士欲挺身爲國家犯大難者，皆以錯爲戒，豈不悲乎？

建文初，齊泰黃子澄謀削諸王，一月之間，湘齊岷代相繼死廢，又未逾月，而建燕官屬，致激其變。然執議之臣，卒未聞有一人身當其衝，以謝首難之禍者。夫七國起，而錯欲以徐僮之旁子吳；燕師至龍江，謀國者以割地講和爲請；誤國愛身，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？泰奔廣德，子澄奔蘇州，帝徘徊殿庭，長吁不已，曰：『事出汝輩，而今皆棄我去也。』此則錯之罪人已矣。

揭子宣曰：七國之削，人知罪錯，而不知「不削反遲禍大」一語，自是確見。削不削之間，古今無有定論。使後人更當此事，茫無主持，卽謀吳而寬諸王，或有見及者，安得如此次第周到，著著不差？余謂此文，雖論七國一事，然凡所以定天下之變者，已十得七八。萬世之凜，盡縛於此矣。後之爲錯者，讀之則知所以制凜；爲凜者，讀之亦終無他策，可以自免。可增君子之智，而不至長小人之奸，眞千古大文章也。

兄善伯曰：予嘗謂陳平六出奇計，全不見奇。友人曰：『如醫用藥，藥本無奇，只

對證，恰好一劑霍然，人便訝爲神效。』世變雖有千頭萬緒，其頭緒中間空處，必有一恰好翕貼者。人首苦無本心，次苦無識，次苦不耐煩，遂將翕貼處，處得紛亂。此文千委萬曲，不過尋其恰好處合縫而已。庖丁曰：『批郤導竅。』陸象先曰：『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』識得此意，無事無文，不增其至也。邱邦士曰：『其文可謂好盡。』須看其精神力量，不見竭盡態處。

阮籍論

吾讀晉書，至阮籍所以居母喪，未嘗不嘆人性之善，於此蓋無疑也。方籍聞母死，固留客決賭飲二斗酒，而後臨喪，此其悖理滅情，有甚於犬豕之無人性者。然觀籍嘔血骨立，及沈醉六十日，却司馬氏婚，則未嘗不明於大義。迺其始顧出此，何哉？

蓋自何晏王衍以來，習爲放誕，以矯情立異爲賢。籍意以謂聞喪而輟局奔

赴，則與常人之居喪無異，於是堅忍抑折，自滅其天性，以求異於人。然頃之嘔血骨立，則籍亦不得而自主之。吾故嘗曰：籍之求決賭飲酒者，僞也。

今夫水性，決而善下，堤堰以障之，可使渟滯畜逆而不洩；及夫鬱極而發，則橫潰四出，決堤防，壞廬舍，殺人民牛馬而不可制。是故有哀而泣，有喜而笑者，人之性也。謝安得捷書，漠然置碁局下，頃之而屐齒折矣。夫安始不置碁局下，則其後未必有屐齒之折。籍不決賭飲二斗酒，則其後未必嘔血骨立，何者？性鬱極而發，則其哀樂橫決，必有十倍於常情者，勢固然也。

嗚呼！習重而不返，以僞爲眞。咸重服追姑婢，纍騎而還，則人性幾乎滅矣。人慎毋自怙其習，以戕賊其性，使至於滅哉！

閔賓連曰：以決賭飲酒爲僞，眞老吏斷獄，其刻誚籍處，正是曲愛籍處，筆力堅渾恣悍，人不易到。

高允論

國書之役，高允旣免罪，出語人曰：『吾不敢愛死者，恐負翟黑子故也。』魏子掩卷而歎曰：甚矣允之言欺我哉！允忠誠正直，口無所擇言，身無所擇行，雖微翟黑子，必不愛死以欺君。然允必爲此言者，至高之行，人所樂居，而允顧退然自託於小善，此古人所爲不可及也。

或饋楊震金曰：『暮夜無人知者。』震曰：『天知，神知，子知，我知，何謂無知？』宣德中，周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。翊辭不就，語人曰：『我仕，無害於義，但恐負金川門一慟耳。』夫廉吏惡不義之財，雖使天地閒無復有鬼神，震必不受金。忠臣疾不義之祿，雖金川門不痛哭，翊必不仕。且夫翊一門卒耳，非有知己之恩，國士之責也。旣已更曆三朝，身逢賢聖之主矣，而介然不肯少污其志，可不謂大賢矣哉！

魏子曰：吾於允得保身焉。中牟既定，趙簡子義田基而賞之。基曰：『一人舉而萬夫俛首，智者不爲；我受賞，使中牟之士懷恥，不義。』書曰：『滿招損，謙受益。』易曰：『君子以儉德辟難，』有以夫。

彭躬庵曰：絕頂眼力，絕頂學問，豈直三公知己，正復精義入神。筆力挺變，尺幅中有龍蛇不可控攬。

汪魏美曰：通篇賓主錯綜最妙。中插龔翊一段，文格夭矯搖曳，唱嘆不盡；而作者命意深遠，自然會心處，又出文字之外矣。

宋論上

天下之亂，不亂於旣亂，而亂於旣治；國家之禍，不禍於小人，而禍於君子。旣亂之日，與小人之禍人家國，此不待智者而後見也。而旣治之亂，君子之禍，則謹守繩墨之士，恆有所不及知；知之而不敢斷然出其言，以正告於天下。吾嘗觀北

宋之禍，其罪在章惇、蔡京數奸，而實司馬光、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；南宋之禍，其罪在秦檜、韓侂胄數賊，而實岳飛、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。

何則？元祐初，宣仁擢用故老，黜安石之黨，以盡反神宗之政。司馬諸賢言無不聽，行無不遂，勢不可謂不專。使此時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，其次者竄逐之，則太后雖崩，無足慮；哲宗雖暗，無能有蠱惑其心而奪其鑑者。慮不出此，而優柔養奸，行調停之說，其罪之極大重惡者，止從放逐，或罷使閒居，或使之仍立於朝，以爲足以致治而無憂。而不知逐者可還，罷者可起，在朝者可攀援窺伺，以馴至於得柄。書曰：『樹德務滋，除惡務本。』蓋熙寧之禍，延蔓於紹聖、政宣，而根伏於元祐也。

高宗旣立，天下引領以望恢復，韓岳諸將，戰無不捷，金師幾於北遁。然檜以一人主和其內，諸道之師悉罷，甚至矯制殺飛，而天下事遂不可爲。嗚呼！鬻拳兵諫，君子猶以愛君誦之。與其死於奸臣，孰死於敵之爲烈？避專制之罪名，何如棄